

苏联諷刺小品集第三輯

烏姆雅金廠長

德·薩斯拉夫斯基等作



北京大衆出版社

烏姆雅金廠長

(蘇聯諷刺小品集第三輯)

德·薩斯拉夫斯基等作
劉光傑 陳幼羣等譯

一九五五年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包括蘇聯諷刺小品十六篇。這些小品的主要内容，是對那些官僚主義者、本位主義者、自私自利分子進行尖銳的諷刺和嘲笑。]這裏有把工廠的一切都看成是“我的”的本位主義者——烏姆雅金廠長；有不顧工程質量，被諷刺為“廢墟的建造者”的建築設計師吳勒曼；甚至還有強調不能隔區醫療、拒絕急診的女醫師列溫斯卡婭。這些被諷刺的對象，在我國也是存在的。

烏 姆 雅 金 廠 長

(蘇聯諷刺小品集第三輯)

德·薩斯拉夫斯基等作

劉光傑、陳幼羣等譯

*

北 京 大 眾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四區白塔寺觀音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〇號

北 京 印 刷 廠 印 刷

*

15003)787"×1092"1/32·3印張·58,000字

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23,001—34,000 定價：0.30元

目錄

烏姆雅金廠長·····	德·薩斯拉夫斯基	一
廢墟的建造者·····	德·薩斯拉夫斯基	九
「老朋友」·····	列·連奇	一四
「打氣」·····	列·連奇	二二
威信·····	鮑·拉斯金	二九
柵欄·····	娜·巴克羅莫斯科婭	三六
母親和孩子·····	格·雷克林	四三
主人翁的態度·····	格·雷克林	四九
一天的總結·····	格·雷克林	五一
「對任何人都都不准講」·····	格·雷克林	五四

富有同情感的人們·····	恩·巴然諾夫	五
本地的和外地的·····	斯·那林亞尼	六
醫療·····	伊·彼得洛夫	六
末次相逢·····	伊·伊里夫	七
剖腹·····	維·阿爾道夫	七
口是心非的人·····	德·別列耶夫	七

烏姆雅金廠長

德·薩斯拉夫斯基

他的工廠

馬雅可夫斯基曾經驕傲地寫道：

我的工廠

冒

冒

冒着烟。……

後邊還加了一個字：好。

他曾經寫道：

「我的合作社。」

「我的民警。」

「我的代表。」

烏姆雅金廠長也驕傲地說：

「我的工廠。」

他在自己的工廠裏走來走去，心愛地觀看房舍和車間，他那副主人翁的模樣，真是又關

心又嚴格——任何小事都逃不脫他的眼睛。

他邊走邊說：

「我的機器——好！」

「我的車床——好！」

「我的原料——好！」

他碰見了青年工程師納吉賓，眼裏立刻放射着撫愛的光芒：

「我的工程師——好！有天才，正在成長。」

但是納吉賓工程師說：

「廠長同志，高等教育部要調我去當研究生，請您解除我的工作吧。」

這一來，烏姆雅金廠長的面色頓時大變，撫愛消失了，眼裏出現了不安和憎恨的神情。他咆哮着，像是被人掠奪了他的私有財產一樣：

「掠奪我的工程師！給別人當研究生！絕對不行！別人的我不要，我的也不給別人。」

烏姆雅金廠長對所有權的觀念是如此強烈，以致任何論據都不能動搖他。青年工程師證明說：這事已經商量好了，都同意了，而且做了決定，工廠是有責任執行決議的，機械製造學院正等工程師去，他在那裏要担负培養新工程師的任務。工廠總工程師馬拉霍夫也證明說：調走納吉賓，工廠絕不受任何損失，因為已經另外培養了一個工程師來代替。……

對這一切論據，烏姆雅金廠長只有一個答覆：

「我的工程師！屬於我的誰也無權奪走。我是廠長。我是主人。哪有拋棄自己財產的人呀？」

馬雅可夫斯基說：我的工廠——好。烏姆雅金廠長也說：我的工廠——好。看起來，似乎一模一樣，但實際上完全背道而馳。馬雅可夫斯基的「我的」這個詞，是一種意思，而烏姆雅金廠長的，根本是另一種意思。

馬雅可夫斯基「我的」這個詞，包含着巨大的深刻的動人的社會主義財產的感覺。這種喜悅，是由祖國一切財富都屬於人民、屬於社會主義國家產生的，而蘇聯的每個勞動者都是這偉大創造的參加者。

我高興——

這是

我的勞動

流入

我的共和國的

勞動中。

「我的」當作這種意義理解的時候，是不能和「你的」對立的。沒有自己的和別人的，只有我們的，共同的，蘇維埃的，切身的。

而烏姆雅金廠長「我的」這個詞，却包含着另一種所有制的意思，一種非常窄小非常有

限的意思。而且是從另一個世界搬到我們社會主義世界裏來的。

但這完全不意味着烏姆雅金廠長把工廠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財產，從工廠中吸取什麼私人利潤。絕非如此，烏姆雅金廠長也許是一個非常清白的人，在狹窄的個人意義來說，他是一個極其誠實的人，對工廠非常忠誠，甚至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工廠。然而他却把「自己的」工廠和其他一切工廠、一切機關都對立起來，他用一種嫉妒的心情，愛自己的工廠，嫉妒使他變成吝嗇鬼，甚至對自己完全不需要的原料和機器，也當作奇貨可居，絕不肯分給鄰居，因為這是自己的家產。對他來說，這位工程師是個活用具，他怎麼能把他身上的傢具牌號扯下來呢？雖然照理應當讓工程師調走，然而他是一家之主，豈肯這樣做呢？

當馬雅可夫斯基說「我的」的時候——這裏是含着整個國家，寬廣的前途，遼闊的未來，和各次五年計劃誘人的遠景。而當烏姆雅金廠長說「我的」的時候，這裏只包含有高牆之內和他的工廠，只能看見工廠的院子，沒有遠景，沒有前途。烏姆雅金廠長的眼界，是一個單幹的手工業者的眼界。也許是個非常誠實、非常忠誠於自己事業的手工業者，但無論如何不是個社會主義活動家。這種眼界是一個極其有限的生產工作者的眼界，他只能看見鼻子跟前的事實。

我們再說一遍，烏姆雅金廠長愛自己的企業，是大公無私的，甚至非常熱愛。但是這種愛，僅僅限於他那塊小地盤，他那個小窗，小塔尖！

他的計劃

當然啦，我們的烏姆雅金廠長會說，派納吉賓青年工程師作研究生，要威脅工廠的生產利益，可能會破壞計劃，而要知道，烏姆雅金廠長是竭盡全力完成和超額完成計劃的。我們不知道，也許烏姆雅金當廠長的那個工廠，在他那一區真的佔着首位，而且該地區也以這個工廠引為光榮。我們絕不想讓任何污點落在廠長和他的工廠頭上，恰恰相反，我們預先就假定烏姆雅金廠長的主觀願望是最好的，但我們仍可以想像到如下的一段談話：

「廠長同志，您怕破壞您的計劃嗎？這很好。但是您是否想到這會破壞整個部的計劃呢？」

「什麼部呀？」

「高教部。」

「要知道，這個部不是我的啊！我的是重工業部。別人不犯我，我不犯別人。」

「請問，廠長同志，這怎麼算是別人呢？要知道，您也需要工程師呀，而高教部正是為您們培養人材呵。按照計劃，應當把年輕的有天才的工程師派去作研究生。」

「這跟我毫不相干。我的就是我的。我不干涉高等教育，它也別想指揮我。他們培養他們的幹部，我可不能受他們的連累。」

我們可以看出，烏姆雅金廠長的計劃觀點很獨特，他很了解本廠的計劃，也知道全廠工

作人員都應當研究和執行這個計劃，他知道每部車床、每個工人都應該按計劃工作，每個工人都要了解自己在生產中的作用。當烏姆雅金廠長處在自己工廠的四壁之中，他一切都了解，一切都清楚。但一走出工廠的圍牆，一切事物立刻模糊了，湮沒在茫茫的黑暗中。

烏姆雅金廠長不了解，在全國規模來說，他的工廠也不過是一部車床。即使他是站在車床旁邊的工人，他也應當了解國家的計劃，自覺地工作，不是作一個單幹的手工業者，而是作為偉大集體裏的一員。按照國家的計劃，為蘇聯工業培養技術幹部和科學研究幹部，他也有一份責任。立足本區，這也許和他不大相干，然而面向全國，這却是切身的東西。因為沒有新一代的幹部，他的工廠也不可能生存。

看起來事情非常清楚，非常簡單。可是您和烏姆雅金廠長談談試試吧。您剛一開口說：

「高等教育部……」

他立刻斬釘截鐵地回答道：

「不是我的，和我絲毫不相干。」

或許他也看過和研究過五年計劃法案，不過大概也是這樣：什麼是「我的」，什麼不是「我的」。「我的」讀了若干遍，甚至還做了筆記，而「別人」的，只是走馬觀花，一掃而過。他認為這是給別人寫的，不是給他寫的。

所以事情才是這樣：所有的工廠——車床都工作得很好，只有烏姆雅金廠長的工廠因為幹部問題掉了隊。為什麼呢？缺乏應有的覺悟。這位廠長——工人，不了解國家計劃。

他的工會

烏姆雅金廠長一談起工會，也說：

「我的工會——好。」

但是這個「我的」又怎麼好法呢……當然，烏姆雅金廠長那個工廠的工會有個生產部。它的任務有一條就是生產宣傳。工會應該在工人中進行宣傳教育工作，向工人講解什麼是國家計劃。

青年工程師納吉賓請求工會幫助，並且把自己心中的苦處全向工會主席說了。高等教育部秘書處也向工會會員進行了宣傳，寄來了一份相當有說服力的文件，論據既有理智，又有實例。

宣傳科學的宣傳工作，對工會會員們起了作用。只是沒有「打動」烏姆雅金廠長。我的工會，不能命令我！——廠長的回答就是如此。而大失所望的工會會員們談起自己的廠長，也並非不帶一些讚揚的口氣：不是人，簡直是銅。

但是他們錯了。這不是堅強，而是固執。雖然這兩種性格產生的效果有時一樣，但却有着極其重大的原則的區別。堅強，需要覺悟、意志和智慧，而固執只需要有個鐵腦袋，可以用它撞破牆壁。對它，任何合理的論據，都像以卵擊石。

我們並不認為某些廠長天生固執，或是他們的祿姆不小心，小時候把他們摔了一下，以

致弄得他們終生頑固。烏姆雅金廠長的固執，也是因為他眼界狹窄。甚至還看不到一個地區的全面，他只看到自己的茅舍，完全像個私有的手工業者。治這種病的特效藥是政治教育，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光是學習書本，而是學習黨的全部政策。

我們老在這裏說烏姆雅金同志當廠長的工廠，又沒有提工廠的地址，有些人可能想：這樣的工廠實際上並沒有，而是我們編的，給廠長起了一個文學上的名字，好來概括某些現象。但是要知道烏姆雅金同志當廠長的工廠，的確存在着，我們一點也沒有「概括」什麼。我們也不能說烏姆雅金廠長是非常典型的人物，相反地，我們認為這種人相當少見，雖然還遠不是唯一的人物。在各種不同的場合，我們都會遇到這種對社會主義財產的分類法，即「我的」和「別人的」。這不是我們特有的。正因為這種事在不同場合有時會發生，所以就沒有任何必要寫出烏姆雅金當廠長的那個工廠的地址了。

（譯自「小品文集」，蘇聯「真理報」出版社一九四六年版）

（劉光傑、陳幼羣譯）

廢墟的建造者

德·薩斯拉夫斯基

如果你要是到了巴夫林區，你就可以看到許多新鮮的、有趣的事物；會有人引你參觀新的採油塔，新的工人住宅區，新的房屋。你會和生產革新者相識，會有人懷着驕傲的心情給你蘇聯部長會議和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獎給他們的巡迴優勝紅旗。

你一定要說：「真好，簡直妙極啦！既然全區都是新建起來的，難道就沒有舊的遺跡了嗎？什麼遺跡？就像廢墟、瓦礫場之類的過去的遺跡。」

「啊，瓦礫場！有。這是可能的。我們這兒新建的石油工人俱樂部已經變成瓦礫場了。」

在阿克班住宅區你可以看到一幅典型的畫面：掉了外皮的柱子，裂了縫的牆，傾斜的房頂，支離破碎、缺邊缺沿的台階，四周全是垃圾、瓦礫和荒涼的空地。這一定會使你感到驚奇，什麼時候，怎麼會把這些雅典的帕提農神廟^①的斷牆殘壁搬到這兒來了……

在房子的正面有一個牌子，上面寫着「建築設計師——吳勒曼；建築工程師——阿米諾夫。一九五二年。」你看到時，一定要猶豫地問：「是公元前呢，還是公元後？在二十世紀

①「帕提農」是希臘雅典的古神廟。

前建築的，還是近代建築的呢？古希臘式的，還是我們現代的？這到底是廟，還是俱樂部呢？」

有人會對你說：「如果看年份，這確實是現代建築的；如果從形式看，就是古代建築的。乾脆說，這是去年才建成的。這房屋原來是打算做俱樂部的，而現在却成爲廟宇了。」

這建築物可真够可憐的，僅僅在兩年內就經過了三個時代：古代，中古時代與新時代。

在古代是迷人的、討人喜歡的、五顏六色的設計圖。正面的顏色是潔白的，這多麼使人感到心曠神怡呀！正面聳立着高大的柱子，既不是陶立安式，也不是愛奧尼式[●]，總之，是很古雅的。在綠蔭密佈的花園裏，有專爲樂隊設立的台子，有幽會的涼亭，還有運動場和幽靜的林蔭路。在樓前有個噴水池，有節奏地不斷地噴出水來。草坪伸展開來，在柏油路上停着汽車。——這是藝術家吳勒曼畫的，畫得那麼誘人，使得所有當地黨、蘇維埃、工會的領導都異口同聲地讚揚着：「要建造，馬上就建造。」

中古時代的歷史就這樣開始了。經過了三個月也就完結了。建成啦。但又何苦來委屈這個美妙的俄文字眼呢？用下面的字眼可以說明發生了的事：釘、裝、粉刷、粗製濫造、完工大吉……

牆釘成了，但牆內有很大的裂縫。手伸進去還綽綽有餘。電綫網安裝上了，但當場又拆

●「陶立安式」和「愛奧尼式」是一種古典柱式，起源於希臘，到羅馬時，仍採用它，但稍有不同。

了。地板塗上了油漆，但油漆全都叫那些高貴的客人和驗收委員的鞋底給帶走了。俱樂部主任是善於明察事物、對追蹤獵物非常有經驗的狩獵者，他正確地判斷：這兒的脚印是區委第二書記莫洛霍夫同志的；那個是第一書記哥列也夫同志踩的；這些像兔子跳的脚印，是建築設計者吳勒曼同志的。

阿克班區沒有老住戶，全都是新住戶。他們回憶起這樣一段出色的對話：

「要知道，天花板全都裂縫了。」大家問吳勒曼說。

「現在就修補。」

「那兒也裂啦！」

「我們馬上一塊兒堵一堵。」

「啊，廁所呢？廁所在哪兒？」

「啊，這小地方沒有照顧到，忘啦。沒關係，都是無足輕重的小事。在俱樂部後面挖一個坑，用板皮圍上——既方便又文明！」

建築設計者和建築者很快地把自己的「傑作」交給驗收委員會了。驗收委員會抱着很大的希望接收了下來，並且在俱樂部開幕儀式上進行了熱烈的演說，在台上掛起了寫着吳勒曼、阿米諾夫兩人名字牌子，給他們照像，喊着：「別動，別動，照啦！」而且在當地各報上刊載了一篇關於巴夫林地區文化戰綫上新的成就的動人報告。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羣衆文化科的統計員在帳上添進了一個新的單位。

從那時起就開始了新時期，一直繼續到今天。樓房很快就變成了廢墟。這種慘狀和當初那誘人的設計，沒有絲毫共同之處。在畫面上是雅典的，而實際却是廢墟。沒有樂隊演奏台，沒有涼亭，沒有運動場，沒有草坪，也沒有噴水池，只有一塊長滿了馬鈴薯葉子的地是綠色的。到了秋天，誰也不到那瓦礫場去了，因為那兒已經是一片泥坑了。

俱樂部裏面也不好：跳舞的妨礙了看書的；休息的妨礙了跳舞的；玩的妨礙了休息的，因為都擠在一個房子裏，連暖氣也沒有。

最常來的都是驗收委員會的委員，來了，看一看，搖搖頭，嘆了一口氣，就走了。

這種不負責任、懶惰、草率的人破壞了這個美好的開端。建築設計師吳勒曼是什麼人？建築工程師阿米諾夫又是什麼人？他們雖然學過建築設計與建築工程，但是，難道吳勒曼是建築設計師嗎？建築設計師是建造者，但吳勒曼却是毀壞者；為什麼他有一個與他不相配的稱號呢？至於阿米諾夫，難道是建築工程師嗎？他是破壞的能手——就應該這樣稱呼他。

他們對這件醜事負責，要知道，也有人要對他們負責。在美術展覽會上，是不會展覽那些沒有畫完的、馬馬虎虎的、不細緻的、塗抹的畫的；在音樂會上，是不會用鼓來表演提琴曲的。這是大家不允許的。尊重自己的藝術家是不會這樣做的，尊重自己的作曲家也是不允許這種事情發生的。如果有那種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不順眼的畫，可以從牆上取下來，收藏起來不再看它；不悅耳的音樂，可以把它忘掉，根本就不再聽它，人雖然長着耳朵，但有時還可以堵住；而高聳在人們眼前的古怪的建築物，是不容易把它搬走的。